東北大學

周刊

民國拾七年 月 日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WEEKLY

No. 42. December, 7, 1927.

第四十二號

要目

校聞

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　吳芳吉

詞史　劉毓盤

詩錄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每周水曜日刊行

第四十二號目錄

寒窗叢話……李恩霈
詞史……劉毓盤
鷓鴣天……劉永濟
哭亡友高亮忱……劉德成
書齋即事……劉德成
檢夢詩……林損
贈次公……黃侃
歐劭軒墓銘……劉樸
祭李勗東陳醉石先生文……林損
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吳芳吉
校聞……記者

校聞

●定期舉行學期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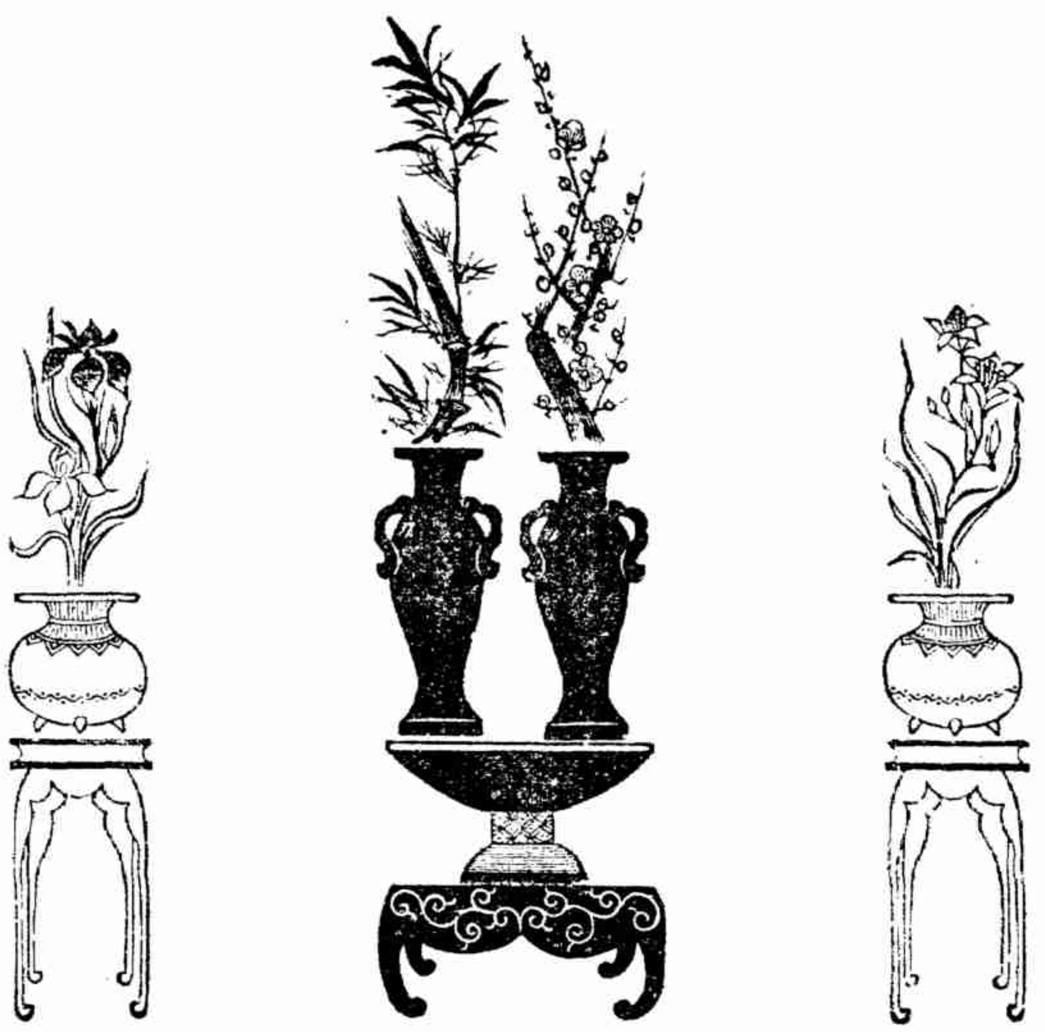
本屆學期試驗定自一月三號舉行理工科至八號止文法科至九號止業將考試日程佈告各生並通知各教授云

●柳博士講演

本校附中校友會於十二月十日邀請留美農學博士柳東雅先生講演歐美各國農業之趨勢及東省農業之如何發展詳盡透闢聽者極表歡迎

●更正

本刊第四十號林公鐸(損)先生陳復日哀詞有為學固宜若此句「若此」誤為「於此」「問難論辨」句號一「問」字「嗟乎」誤為「嗟乎」



◉吾人眼中之新舊文學觀

吳芳吉

新舊之言。本屬假定而相對的名詞。嚴格而論。世安有畢新畢舊之事理耶。夫文學之發生由於歷史。無歷史則無文學。歷史之事皆屬過去。過去即舊。文學既必根據於歷史。自不可不有舊之成分明矣。文學之變遷又必由於時勢。無時勢則無文學。時勢之事皆屬現在。現在即新。文學既必影響乎時勢。自不可不有新之成分明矣。文學既不可離乎新舊。是新舊兩者斷不致有所爭執。縱有爭執。只可就文學之道理而言。不可就新舊門戶立論。誠如是者。雖偶有所爭。必晏然以解。倘以新舊之見橫梗胸中。執其一隅。便謂萬能。以此議論。必失乎正通達之途。以此著作。必無高尙優美之品。

文學既不幸而有新舊之爭也。則其離乎文學之本體。失乎文學之眞諦亦已遠矣。如是而言文學。猶戴黑色眼鏡者之觀察物相。俱成黑色而已。吾人之於新舊。向來無所偏袒。亦始終不肯投入兩者之漩渦。吾人以爲言乎是處。則新舊皆有一半之至理。言乎不是。則新舊皆有一半之差失。天下事理。本來正反相成。得失並生。是非爲一利弊同在。惟虛心之人。乃能見其兩面而不固執。惟固執之人。則僅死守一隅。絕不虛心。苟不虛心。自然門戶派別之爭以起。於是只覺自己之長專尋別人之短。中道既失。惟蹟歧途。以之又歧。有理已說不清。而其結果則兩者之弊。實同一轍。茲就後而習見之例言之。

新派罵舊派之第一件事。即以舊派中人對於文學之觀念失之籠統而不明瞭。以爲只知文以載道。而不知文學之以感情爲靈魂也。然新派之惟尙感情。不計道理。只圖我能盡情發出。而不顧發了之後所生罪惡。數年以來。所謂新文學者之作品。其所抒寫感情者。不是起人煩悶。便是激人暴戾。不是誘人自

殺。便是勉人發狂。求其能示人以節制之情者幾何。求其能養人以忠厚之情者幾何。夫文學之情。固不在其能盡量發揮。而在乎與人以中正可由之道。此而不顧。則其文學觀念之籠統為何如。

復次。新派罵舊派之趨重摹倣。徒為古人奴隸。而自外於現世。不知有創造也。彼舊派之主張一味摹倣古人之格式者。固屬不是。但如新派之專於迎合今人好奇之心理者。又何嘗有當。舊派看過去太重。甘自犧牲以為陳腐之人。新派看現在太重。不惜喪失骨氣以為投機之事。簡又有異。以言創作。舊派固被罵倒。謂為無創作之可能矣。新派當然優於創作而不屑摹倣矣。試又細讀數年來所謂創作之品。吾人只覺其自乙摹甲。自丙摹乙。自丁摹丙。又自甲摹丁。自乙摹丙。往復循環。無有異境。其與舊派不同者。彼乃專摹古人。此則互摹而已。專摹古人。猶有數千年來許多模範。一時或不能盡。彼此互摹。其技不轉易窮乎。

復次。新派罵舊派之弄古典。用僻字。為普通所不能用。而列之為死文學也。實則新派努力所造之新古典已不勝數。倘作數十年後。有人欲通曉民國十年間所作文章。其事必已大難。遙想後人之罵今人。亦如今人之罵古人。新派所造之字。務必處處合於西洋文字的意義。生吞活剝。削足適屨。其奉行之者。不過學界及報館中極少數人。苟以識字者之全體言之。其相差之數。殆不止一之與萬。其不能通用可知。猶得謂之為活文學乎。若曰此固文字。非文學也。文學之好壞。不在其文字上之形跡。乃在其內中包涵之精神思想。舊派文學之精神思想為專制的。為貴族的。早被宣布死刑。不足言矣。新派文學之精神思想。當不專制而自由矣。然觀其所提倡者。乃在敎父母之不應專制。而讓其子女專制。敎丈夫之不應專制。而讓其婦人專制。敎師長之不應專制。而讓其學生專制。

教主人之不應專制。而讓其傭工專制。總而言之。昔日以少數專制多數。今日以多數專制少數。彼等固承認凡多數皆好。凡少數皆壞。正如彼等所謂凡新皆好。凡舊皆壞。物極必反。固無足怪。惟彼等是專制。而反罵人爲專制。於理得謂通耶。又新派文學之精神思想。旣不再諂貴族而爲平民的矣。平民之中。應無神聖。今則凡所假借以號召於人者。皆以神聖稱之。平民之中。應無天才。今則以爲文學推天才可能。非一般人所致。而有罪之天才。愈於無罪之常人。甚且天才之耳目口鼻。亦與常人不同。此等氣焰。亦合於平民者乎。新派又罵舊派之迷戀骸骨也。舊派固迷戀古代骸骨。新派獨不迷戀近代之骸骨乎。舊派固迷戀中國之骸骨。新派獨不迷戀西洋骸骨乎。等骸骨耳。何苦爭乎新舊。若夫新派之文學所以誘敵人者。不問告人以和順之道。而只顧其刻薄偏私。不問告人以禮讓之風。而只顧其輕易合離。不問告人以勤儉之方。而只顧其暴動怠業。不問告人以行素之德。而只顧其貪心妄想。充其極至。往往能使人類同歸於盡。與舊派文學之暗示君主威權。臣妾福分。而引人入於絕地者同。是亦可以謂爲活文學耶。

復次。新派之罵舊派爲謬種。爲妖孽。爲逆潮。爲頑固也。前兩者之名詞。姑無問其爲精有文化者所宜出否。亦不問其辨理與論文爲二事否。吾人且亦假定新派之言是矣。然新派中人亦古自思。敢以何種依據。可證明推己爲正宗。而非謬種乎。可證明推己爲神聖。而非妖孽乎。可證明推己爲受天命。而非逆潮乎。可證明推己爲甚明達。而非頑固乎。舊派中人每借古人以自尊大。人方笑其狹量。今新派中人之顧盼自雄。俯視異己。不如蠻蠻之徵。亦何示人以不廣耶。夫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載之約法。定爲人權。新派中人乃欲對於異己掠奪一盡。此其絕滅理性。又爲何如。或以爲舊派之罵新派爲洪水猛獸。故

新派不能不以此報之。由是說往。豈不以孰能最醜詆人者則孰爲勝耶。醜詆而勝。勝亦不武。於以見兩派之失。要爲一也。

以上特就大處言之。其小處如新派每罵舊派崇尙之乎也者之繁文。往往忘其實質。然新派徒以啊呀呢嗎等字累贅揷入便以爲新詩文者。其拖沓固同。又如新派每罵舊派文章之不合論理。不講文法。然新派文章以作詩之法作小說。以作散文之法作詩。顚倒錯亂。其不合文法論理亦且多多。凡茲所言非故爲舊派作辯士。舊派之短。已爲天下共見。亦非故與新派爲仇人。新派之心。初亦甚善。吾爲是言。乃以證明新舊之不可各執一面。而在互觀其通。蓋能觀其通者。則新舊各得其宜。不能觀其通者。則新舊同出一弊。弊端既生。則新舊皆無益矣。

然則救濟之道奈何。曰、救濟之道須從根本入手。所謂根本入手者。不在設一審判之吏以分別新舊之孰是孰非也。倘以分別新舊之孰是孰非爲救濟之道。將如治亂絲者。愈治愈亂。終莫得其要領。蓋是非本屬對待。是固無窮。非亦無窮。吾人不當着眼於是非之現象。而當探討釀出此是非之源頭。此源頭爲何。即本文開宗所言文學之本體。與文學之眞諦是也。能認得文學之本體與眞諦。乃知文學自文學。而新舊自新舊。眞正之文學乃存立於新舊之外。以新舊之見論文學者非妄即謬也。故就以上所擧新舊之流弊而言。倘有問吾人者。吾人當爲解答如下。

問　文學究以載道理爲好。抑以重感情爲好。

答　文學本屬天理人情中事。而天理人情。又爲一體。離開人情。沒有天理。不是天理。必失人情。凡屬至情之文。皆有至理存焉。凡屬至理之文。皆有至情存焉。惟既號曰文。必加以文學之藝術。與夫文學之道德。故雖有道理而無藝術。非文學之範圍也。雖有感情而無道德。非文學之正路也。文學

不可無理。但寓理而不枯。文學不可無情。但言情而不過。

問　泥古、趨時、摹倣、創造、四者當作何解。

答　凡文學之能成立於天地間者。必有數千百年之經過。其經過之中途。皆其先民之心血腦力堆累而成。後人之從事文學者。自必循此孔道以進。進而至於此道之盡處。吾又爲之補築延長。再以遺之後人。如是步步相續。是爲文學進化之途程。故不依循古人之道。則吾必致迷途。不爲後人延長新道。則吾先自裹足。前者理所應爾。後者亦義之當然。夫何泥古趨時之譏。小兒之啞啞學語。猶摹倣也。學語既熟。可自由與家人談天。猶創造也。兩者之分。無是非新舊的問題。乃時機與能力的問題。能力已足。時機即到。雖禁其不自創造而不可得。能力未豐。時機未熟。雖令其不必摹倣而亦未能。

問　文學之死活是不是在乎文言白話。

答　文學與文字之性質有分別。而文學之中則無文言與白話之別。既爲文學。則所選用文字。一必要明淨。二必要暢達。三必要正確。四必要適當。五必要經濟。六必要普通。欲定文學形式上之死活。必要合此標準。倘於此有欠缺。縱使一時之人。因淺見不知分別而迷信之。終必站脚不住。倘於此皆有合。且更進焉。雖一時之人因感情作用而吐棄之。終必大白於後。今之白話。是否欠缺此六種美質。是另一問題。不必說定。此處所欲說者。則在文學中之用字。只有此諸美質。並無所謂文言白話。能具有此諸美質者。謂之文言也可。謂之白話也可。或一無所謂但曰文學作品亦可。蓋文言白話本由妄生分別而起。既知二者之美惟一。夫何妄見之足云乎。再自文學之精神言之。倘其含有至情至理。雖歷百千萬年不磨。而不以文言累也。如其無是。則轉瞬自歸淘汰。雖白話不能爲救也。

問　新舊之互罵雖不是。但不互相批評。從何見得眞理。

答　批評本由文學而生。文學並不由批評而起。必有具體的舊文學。乃有舊文學之具體批評。亦必有具體的新文學。乃有新文學具體的批評。今新舊文學非殘缺尙待整理。即幼稚未足成立。雖有批評。無非一枝一葉。不關宏旨。惟其一枝一葉。不關宏旨。而爭執謾罵益無已時。此種謾罵式之批評。現已行之數年。愈批評而文學之義愈紊。愈批評而文學之德愈失。且亦無人肯自承其非者。可見互相批評在今日之無益有害。其尤可厭者。既言中國文學。當就中國文學之習慣、之沿革、之理論、之方法、之立言。乃有合處。今人一言文學。輒乞靈於外國。文學原理。固中外皆然。而習慣方法。本隨地有異。今關於此類之證明。亦無在不以外國爲例。豈非牛頭馬頸。牽强附會之甚耶。爲今之計。無論新舊何派。皆不必急於批評。而各以全副精神爲各派的貢獻。吾人但求有所貢獻。便已無負於己。至所貢獻之爲是爲非。爲優爲劣。爲有無價値。皆不必計較。而任後人辨之。批評本有兩種。同時代的批評。每以臭味的關係。出處的關係。親怨的關係。程度的關係。往往混入感情作用。而平正的眼光爲所遮被。故同時代的批評。原不可靠。惟異時代的批評。因此關係。皆已消滅。其所批評。多較確當。自經異代批評之後。彼此是非。乃得定安。文學本身。譬如原告。吾人譬如被告。後世之人乃裁判官也。是以無論何派。皆在被告之列。理由雖可自辯。功罪未可前知。彼尊己以罵人者。一家之私言也。

或曰。如所言者。新舊兩失之矣。吾人今後。其違新舊之間以調和之乎。應曰不然。調和之弊。正與新舊之弊等耳。將謂取新舊之惡者以調和之耶。是以惡濟惡。爲惡益大。自非病狂。何苦如是。將謂取新舊之善者以

調和之耶。夫善一也。新之所善。亦即舊之所善。新舊之善。皆非新舊所得而私。惟此一善。安用其調和耶。

或曰。調和既不可以。如所言者。殆欲舉新舊兩者而抹殺之。以示人惟吾獨尊而已。誠如是。豈非自食其言。甘蹈新舊誇大之覆轍耶。應曰不然。抹殺之弊。又與調和等耳。人有一善則立。物有一善可用。新舊果有善者。固非吾人之力所得而抹殺。且新舊之善。皆文學之善。文學之善。正爲吾人所當取法之善。苟欲抹殺。何異自絕。人而自絕。猶得獨尊乎哉。

或曰。如所言者。是欲超然於新舊之外。不管是非。希圖自了。充其極至。勢必各自爲是。散漫無歸。是不啻嫌新舊兩方之爭執爲太少。而欲擴充爲萬方多難之局也。應曰不然。彼超然之弊。又與調和等耳。吾人之於文學。正欲勘破世俗之所謂是非。而求其眞正之是非。欲化除各種之是非。而歸根於純一之是非。故吾人對於文學。當爲事事之負責。吾人視新舊之罪惡。皆爲吾人之罪惡。而思所以補救之。吾人視新舊之美善。亦猶吾人之美善。而思所以發揚之。吾人不忍以黨派之爭。而遮被文學之眞。但能使中國文學不因黨派之爭。而隨與墮落者。吾人固甘願犧牲所抱意見以從之。故與超然者之不肯負責異也。

曰。新舊分立既不可矣。調和抹煞超然之事。又不取焉。則所主張果何謂耶。曰。吾曩者不云乎。文學不幸而有新舊之爭也。則離乎文學之本體。失乎文學之眞諦遠矣。吾人以爲今日文學之有門戶黨派者。由於從事文學者之未能見得文學之本體。與未能解得文學之眞諦耳。今欲化除門戶黨派之見。建設中華民國偉大之文學也。請從回到文學之本體。認識文學之眞諦爲始。

祭季舅陳醉石先生文

林損

嗚呼痛哉。人窮反本。必呼父母。我生之初。
煢煢靡怙。長育教誨。豈伊異人。恃恩忘患。
洒建此身。德音孔遐。百罹攸伏。胡彼蒼天。
俾予於毒。言念昔者。載沈載浮。三十未立。
職爲公憂。公返其眞。我滯於寄。入夢諮魂。
死生非貳。四顧躊躇。遙憐甥孤。披帷不見。
燈闇淚枯。嗚呼痛哉。翳公之德。被物參天。
雲沉士潤。珠匿崖鮮。豈有高位。千里慕義。
士願得師。人冀接咳。施不待積。道莫計功。
嘉善矜衆。屈己自容。天崩地坼。公乃殂落。
室聞哭聲。巷傳警柝。耕誦胥輟。商旅不行。
白衣共會。賻死弔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
孔墨不作。昭來法往。嗚呼痛哉。親者之悲。
他人或歌。他人猶悲。我傷如何。無間於德。
抑猶多恨。正命靡常。天道寧論。以公慈孝。
百世寡儔。老痛幼號。聲澈泰幽。魂魄有知。
精爽未滅。悠悠黃泉。如聞嗚咽。豈不懷歸。
人天已非。昔聞公言。莫顯乎微。內寂外通。
神明自致。何當一訣。溘若無記。嗚呼痛哉。

五十猶慕。纘舜惟公。柔氣順色。和外愉中。
夏凊冬溫。出面反告。食必同器。旅無信宿。
召豈俟諸。索即在旁。生憐暫別。沒背遽忘。
況此諸孤。侍以娛喜。割懷忍愛。一瞑不視。
復有同氣。讓果襲衾。登牀一慟。俱亡人琴。
天之報施。胡云可詰。萬慮塡膺。肝腸摧絕。
嗚呼痛哉。如公積行。僉曰仁人。儉而能廣。
孰諒公貧。賓多文舉。產薄原憲。對雪解衣。
著頰吐飯。煦及萬戶。四體則寒。狐貉奚望。
裋褐未完。爰惜天功。服粗食糲。時薦蒿芹。
罕登珍異。一民或飢。引爲己憂。散麥指囷。
給粟贈舟。清畏人聞。施恐譽及。吁嗟往矣。
瞻望以泣。嗚呼痛哉。道義既崇。篤學斯至。
即物窮理。因人導事。夫婦之愚。相悅俱解。
豁見深微。聖哲震駭。我始束髮。備飫高言。
放行四海。尋繹未殫。豈無賢豪。自矜崖岸。
皜乎難尙。秋陽江漢。中忱縈結。歸承下風。
如土委地。若鑛出融。公惟不伐。物外天全。
飼豨寄跡。名幽不宣。嗚呼痛哉。縱公餘技。

辟易千群。揖讓和緩。張醫之軍。五百年間。
必有名世。以公當之。庶幾無愧。蒸故能勇。
曰輔以敬。斟酌金石。必戒必愼。方劑始立。
若定爰書。生死肉骨。功成不居。聽聲寫形。
稱藥量水。毫釐未調。懼由己死。切膚等痛。
我亦由人。如何如何。遽隕厥身。嗚呼痛哉。
仁者必壽。況兼智樂。獨紓陽春。時鼓淸角。
滔滔流俗。知音實難。鳴弦暫撫。聊以盡歡。
歡極悲來。隱几獨坐。忽若槁木。吾喪其我。
不知公者。謂公何求。追隨形影。頗識公憂。
樂天知命。其憂甚大。志營千秋。豈在纖芥。
獨登城闕。憑弔丘墟。默然而返。阮籍之途。
嗚呼痛哉。大喜毘陽。大怒毘陰。柴立中央。
或傷厥心。既爲公哀。更爲私慟。公死猶生。
我生彌痛。疾病惻怛。搥牀自憐。棟折榱崩。
不可問天。中夜失寐。萬籟交鳴。諸姑伯姊。
但傳悲聲。高桐無枝。羣轂折軸。身之既亡。
焉全耳目。須臾不見。昔若三秋。瞿瞿安仰。
慟哭西州。嗚呼痛哉。事死猶生。思其所嗜。
公生無欲。死豈好味。雖有旨酒。又有嘉肴。
口鼻所接。曷比簞瓢。布被十年。歛以文繡。
肢體喘急。恐失其故。全活萬千。而不永年。
功德在世。神明在天。善人之澤。將延孫子。
夕暉東出。吉祥止止。敢蓄孔懷。言叩帝閽。
陳詞雪涕。謹愬煩冤。嗚呼痛哉。尙享。

歐勁軒墓銘

劉樸

共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湘潭歐君卒。則棄其母年七十矣。寡妻衆孤於堂於帷。失所以事畜六口之家者。既二旬有六日。赴至自君與予之友在縣者且屬銘。予駭哭。提筆報書諾許。問所不詳。告先以幣賻焉。逾月得報。念昔之進長沙明德中學。方食。同席一後於我進者。未知爲君。絕謹。頟廣出。深目。銳頤。若異國人然。驟見掩口笑。至今裁十數年。不料要予所與君始終者遽爾。於世誠不啻一瞬可悲已。自君以上。二世俱儒。父曰坤詩。予嘗應君請贊其遺象者。君在昆弟

八人中三。已皆異居年餘。財故以分寡。獨破域畛盡力助弱者之不足。有起于清末。慕倭大隈重信立嚶鳴社以襄維新。立會湖南與同名者。其勢若火然泉出。本支之部。布省外內。至于海邦。會既易代。少所施爲。然固至今四方聲氣相通應。學相長磨。相期救時之溺以術。則君實辱與予與於十數人發端者焉。君自中學畢業。進國立湖南高等師範。銳治英文。又畢業。教於長沙。彰澈有聞。湘潭教育會改選縣立中學校長。舉君。君于是益閎教人之樂。其配衡山趙氏。今東安知事果妹。東安僻縣。果久扳君敷縣之教。必不可辭。既至。未一月得病。病求速愈。連改方。改。輒服半劑又棄去。顧藥益雜益不治。比卒。涕泣慮家人小大之莫教養。果允一皆任之。瞑、年三十三。殮以小棺護歸。凡五日六百里之費皆自果出。到家易棺。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厝於祖山。擇地日葬。有男一人。祖唐十三歲。肆業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女三人。蓉華十歲。菁華三歲。萃華生甫數月。君之將適東安。予在長沙。亦將適梧。聽君言。尙幾取機會適異國。無幾何而別。而遂使予銘其死也。銘曰。

震君名。俄諱邪。呼競軒。聞既邪。辭明去亂。幽或貴邪。我辭不誣。可傳未邪。

◉贈次公　　黃侃

水或西流。天可東望。論語非薪。雖燒無恙。
我雖芻狗。彼豈生象。是非紛然。達士不尙。
宜效田巴。洪名揖讓。勿爲王生。失遽而遏。
日月昭昭。照我江上。高歌鹿鳴。念子愴悢。
郤曲迷陽。足不可喪。如何能來。因風南向。
尙愼旃哉。復初剝往。君子得輿。胡爲悒怏。

◉檢夢詩　　林損

放翁夢破少年狂。郤笑旁人爲底忙。憂患如山餘習在。夢中占夢未荒唐。

漫云馬上催殘夢。帳底千回夢亦空。奇句欲

成頻夢破。不嫌檢夢到書中。
夢魚夢鳥各天淵。夢蝶差能一栩然。物化何
因憑夢化。懸疑待解又千年。
人生三萬六千日。晝夢寧如夜夢長。佛國仙
寰俱一夢。夢鄉之外更何鄉。

●書齋即事　劉德成

識面春風入綺襦。籬邊草色可憐青。白鷺別
有關心處。側耳窗前聽讀經。

●哭亡友高亮忱　前人

荒草寒煙泣月蟲。遺孤六尺苦愁中。生前重
友千金擲。死後悲君四壁空。

●鷓鴣天　江行雜興　劉永濟

整返田園似客居。臨行搔首轉躑躅。燈邊軟
語慰童稚。酒後含情別友于。尋舊夢。感
今吾。長堤秋柳又蕭疏。紅襟別有香閨憾。
江草江花解得無。甲寅別家四絕其一曰曉起江寒霧不飛離巢孤燕自依依無端省記十年事回首柳堤何日歸

一曲瓊沙一嶂山。一潭碧水一重灘。西風野
市纔沽酒。斜日漁村又落帆。搖遠夢。浣
塵顏。波光嵐影足清歡。輞川詩句營丘畫。
推起蓬窓倚枕看。

雲瑣青山樹罨溪。草深人靜樂鳧鷖。潾潾細
浪浮牛鼻。知是田家事隙時。輕盪槳。緩
傾卮。船頭小坐見農羲。何時揮手成眞隱。
好卷詩書與爾期。

宿露橫江曉未開。一篙回首四無涯。濤聲淜
湃凌空下。山骨崢嶸壓水來。時轉燭。世
浮埃。人間風浪任推排。沙邊鷗鷺休飛去。
我已忘機莫浪猜。

如此溪山好避秦。野鷗爲侶鹿爲羣。幾家鹽
米便成市。滿徑松篁又一村。寥落意。等
閑身。風淸日美且逡巡。山翁若問人間事。
照眼烽烟撲面塵。

草舍臨江景最佳。青藤繞屋掛秋瓜。山田得
日遲禾熟。水壩無風矮柳斜。堪飲啄。足

生涯。不知塵世有紛華。燈痕草際扁舟客。羨汝江邊又髻娃。

白渚青山叫水禽。遙峯返照入霜林。閑來始覺秋容好。靜對還教畫理深。人寂寂。日駸駸。與誰携酒此登臨。佳期暗數重陽近。黃菊無花雁影沉。

一嶂雲山九面看。山南水北異暄寒。窗廻東日成西日。櫓轉前灘見後灘。歌欸乃。意幽閑。幾回渚往又州還。故人雲外如相問。爲報烟波興未闌。

幾點流螢出暗沙。微風拂拂月西斜。行人不是無歸夢。一夜灘頭響水車。初辨色。早啼鴉。秋山行旅又喧嘩。扁舟穩向中流放。此去江天自有涯。

◉詞史

劉毓盤

第六章論宋七大家詞

唐人善詩而不作詩話。宋人善詞而不作詞話。此亦善易者不言易也。不知善言詞者亦莫如

宋人。李清照一婦人耳。其論詞曰。自鄭衞聲熾。流靡煩變。在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五代時。江南李氏獨尚文雅。若小樓吹徹玉笙寒。及吹皺一池春水。句語雖奇。亦亡國之音也。柳永變舊聲作新聲。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張先、宋祁、沈唐、碧雞漫志曰字公述○韓魏公客○樂府雅詞拾遺錄其霜葉飛詞○ 元絳、○宋史本傳曰○有集百卷○今不傳歷代詩餘錄其映山紅慢詞○ 晁端禮輩。時有妙語。而失之破碎。晏殊、歐陽修、蘇軾、則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蓋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其本押仄韻者。如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王安石、曾鞏、文章似西漢。而其詞令人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出。始能知之。而晏苦

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耑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尙故實而多疵病。皆良玉之有瑕者也。(節錄苕溪漁隱叢話)陸游老學庵筆記。謂其譏彈前輩。旣中其病。此但知其一也。至謂詞別是一家。此非深於詞者決不能爲此說。然而惟我獨尊。意在言外。露花倒影柳三變。夜桂飄香張九成之對句。(亦見老學庵學記)其爲惟口也同。再嫁之疑。玉壺之釁。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趙彥衛雲麓漫鈔。復曲信傳聞。肆爲誣謗。不有兪正燮癸己類稿易安事輯之作。且蒙垢於九泉矣。幽棲(朱淑眞自號幽棲居士)元夜之嫌。沖虛(孫道絢自號沖虛居士)回祿之慘。亦同此可慨也夫。

尋尋覓覓。冷冷淸淸。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琖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郤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右李淸照聲聲慢詞。按張瑞義貴耳集曰。一起員乃公孫大娘舞劍手。自來詞家未有連下十四疊字者。後半點點滴滴。又用疊字。俱無斧鑿痕。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奇筆。眞間氣也。

蓋其生於北宋之季。沒於南宋之初。同時諸家。若片玉大聲。或所未見。過神其說。而未得其平。究之宋人之詞。與唐詩相等。荆璞隋珠。俯拾卽是。其成名家者多。其成大家者少耳。專言宋詞者。葉申薌有天籟軒詞選六卷。馮煦有宋六十一家詞選十二卷。馮氏據毛本以定去取。葉氏則去洪瑹一家。益以宋祁以下二十七家。各私所見。而無所發明。若周濟選宋詞。則以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爲四大家。而以晏殊以下四十七家。分列之以附庸於四大家之下。戈載選宋詞。以周邦彥、姜夔、史達祖、吳文

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爲七大家。而其餘不及焉。周選所論。私見尤多。大都取法於張惠言茗柯詞選。獨以吳文英爲大家。與張選不合。辛氏固爲大家。故周必大近體樂府。劉克莊後村別調。程珌洺水詞。陳亮龍川詞。劉過龍洲詞。楊炎正西樵語業。黃機竹齋詩餘。洪咨夔平齋詞。蔣捷竹山詞。陳經國龜峯詞十家。均得其一體。周選既抑蘇氏。又以姜夔一家。附庸於辛氏。過矣。戈選持論頗公。且不及他家。故示人以不廣。其論詞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協者。雖佳句亦不入選。周密西湖十景詞祇登其六首。則其嚴可知。至所謂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說。可從也。若其人其事有可相証者。則連類而及之。斯論世之意爾。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神宗元豐初、獻汴都賦。徐太學正。歷進徽猷閣待制。能自製曲。徽宗崇寧四年七月。改定新樂。賜名大晟樂。九月。置大晟府。召爲大晟樂正。（宋史文苑本傳言提舉府事。詞苑叢談言爲大晟樂正。接宋史樂志曰。以宣和殿大學士蔡攸提舉大晟府事。設大司樂一。典樂二。大樂令一。協律郎四。又有製撰官。而無樂正。或即大司樂也。）以晁端禮爲協律郎。万俟雅言田爲等爲製撰官。時舊曲存者幾千數。（太宗朝所製者三百九十曲。餘則列朝所增。見樂志。）相與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又復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爲之。其曲遂繁。不獨其平仄宜遵也。即上去入亦不容相混。方千里、楊澤民、和之。或合刻爲三英集。其四聲皆同。可見其深於律矣。

秋陰時作漸回暝。變一庭凄冷。竚聽寒聲。雲空無雁影。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右周邦彥關河令詞。按詞源曰。周氏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其慢詞之工。則知者多矣。故不錄。而以望江南一詞爲蔡京所罪。（見周密浩然齋雅談）若晁端禮則以蔡京而進者也。

淺山眉映橫波面。面波橫映眉山淺。雲鬢揷花新。新花揷鬢雲。斷魂離思遠。遠思

離斷魂。門掩未黃昏。黃昏未掩門。

右晁端禮回文菩薩蠻詞。按能改齋漫錄曰大晟樂府成。晁氏以蔡京薦。赴闕下進詞稱旨。充大晟協律。

古今詞話。以爲京見晁沖之詠梅漢宮春詞。因以大晟府丞用之。則以叔而誣其侄矣。若万俟雅言亦精於律者也。

見梨花初帶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內苑春不禁過青門。御溝漲潛通南浦。東風靜細柳垂金縷。望鳳闕非烟非霧。好時代朝野多歡。偏九陌太平簫鼓。乍鶯兒百轉斷續。燕子飛來飛去。近綠水臺榭映秋千。鬬草聚雙雙游女。錫香更酒冷踏青路。會暗識夭桃朱戶。向晚驟寶馬雕鞍。醉襟惹亂花飛絮。　正輕寒輕暖漏永。半陰半晴雲暮。禁火天已是試新妝。歲華到三分佳處。清明看漢蠟傳宮炬。散翠烟飛入槐府。斂兵衛閶闔門開。住傳宣又還休務。

右万俟雅言三臺詞。依律分三疊。按古今詞話曰万俟氏自號詞隱。其清明應制一詞尤佳。即指此也。

田爲、字不伐、花庵詞選言其工於樂府。有聲於時者。

夢怕愁時斷。春從醉裏回。淒涼懷抱向誰開。些子清明時候被鶯催。柳外都成絮。欄邊半是苔。多情簾燕獨徘徊。依舊滿身花雨又歸來。

右田爲南歌子詞。按碧雞漫志曰。製撰官凡七。田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得人云。政和初。罷大晟府倂於太常。徐伸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亦如袁綯之解六醜焉。

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謾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虬燼冷。動是愁端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今番潘鬢。怎堪臨鏡。　重省。別時淚滴。羅襟猶凝。想爲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空佇立。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

右徐伸二郎神詞。按王明清揮麈餘話曰。此懷所寵而作。李孝壽牧吳門聞此詞。知所寵在轄下兵官家。爲索還之。

蔡絛鐵圍山叢談謂毛滂嘗獻一詞於其父京。極偉麗。驟得擢用。而不予其選。或時有先後歟。周選於數家悉置之。而附以晏殊父子。韓縝、歐陽修、張先、柳永、秦觀、賀鑄、韓元吉、九家。別附毛氏於王沂孫之下。斯不可解者已。姜夔、字堯章、自號白石。又號石帚。鄱陽人。能詩詞。尤善自製曲。每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無不諧者。寧宗慶元中。上書乞正雅樂。訖不第。與范成大游。爲製暗香、疏影。二詞。小紅者、范之青衣也。有色藝。即以爲贈。其詞爲南渡一人。論定久矣。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漸漏水丁丁。箭壺催曉。引涼颸。動翠葆。露脚斜飛雲表。因嗟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烟草。帶眼銷磨。爲近日愁多頓老。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嫩約無憑。幽夢又杳。但盈盈淚灑單衣。今夕何夕恨未了。

右姜夔自製越調秋宵吟詞。依律作雙拽頭。按茗柯詞選曰。暗香二詞。痛二聖之不還也。秋宵吟詞。寫在廷之昏瞀如見也。野雲孤飛。去留無跡。宜乎范引之以爲同調也。

棲鳥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簟眠清樾。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綸巾折。涼滿北窗。休共軟紅說。

右范成大醉落魄詞。按本集曰。公爲趙鼎所器。而秦檜頗銜之。故每以詞見意。此詞吹笙或作吹簾非。涼滿一句。亦謂北庭之事。在朝者無可與言也。

朱彝尊論詞。亦以姜氏爲正宗。而以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周密、王沂孫、張炎。八家爲之羽翼。輯爲姜氏及門。

其詞皆倚舊腔而別立新名。則好奇之過爾。

花半濕。睡起一窗晴色。千里江南空咫尺。醉中歸夢直。前渡蘭舟送客。雙鯉沈沈消息。樓外垂楊如許碧。問春來幾日。

右張輯垂楊碧詞。按詞品曰。張氏好奇。草堂錄其疏簾淡月詞。即桂枝香。余尤愛其垂楊碧詞。即謁金門也。周選不錄張氏。烏得因其師而并絕其弟哉。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謂韓侂胄當國。專倚省吏史達祖奉行文字。擬旨擬帖。俱出其手。侍從柬札。至用申呈。韓敗遂黥焉。其人不足道。姜夔最稱其詞爲奇秀清逸。蓋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者。

做冷欺花。將煙困柳。千里偸催春暮。盡日冥迷。愁裏欲飛還住。驚粉重蝶宿西園。喜泥潤燕歸南浦。最妨他佳約風流。鈿車不到杜陵路。沈沈江上望極。還被春潮晚急。難尋官渡。隱約遙峰。和淚謝娘眉嫵。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記當初門掩梨花。翦燈深夜語。

右史達祖詠春雨綺羅香詞。按孫麟趾詞徑曰。四字隅句須凝鍊。做冷二句最妙。與高觀國齊名。時稱高史。皆以精實勝。史氏則較爲超逸也。

楚宮閒。金成屋。玉爲欄。斷雲夢容易驚殘。驪歌幾疊。至今愁思怯陽關。清音恨阻。抱哀箏知爲誰彈。年華晚。月華冷。霜華重。鬢華斑。也須念罥損雕鞍。斜緘小字。錦江三十六鱗寒。此情天闊。正梅信笛裏關山。

右高觀國金人捧露盤詞。按陳造本集序曰。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不及也。

◉寒窗謎話

工科 李恩霨

言所當言　老子句一　道可道

我丈夫也　字一（捲簾）　餘

研究說話	書名一	論語
天倫聚談	書名一	家語
孟嘗君曰	書名一（捲簾）	說文
尊崇老子	古人一	重耳
商人出獄	石人一	賈赦
巧於猜謎	蟲名一（捲簾）	射工
三十而娶	六才一	立便成親
賴妻以生	六才一	得內養
非正門也	縣名一	偏關
長江大河	縣名一	修水
整頓軍備	縣名一	修武
克服山東	縣名一	平魯
克服日本	縣名一	平和
少婦潛逃	字一（捲簾）	妄
四川士著	字一	⿰亻蜀
甲乙丙丁	字一	楠

本刊投稿簡章

一 本刊內容不限門類關於校聞論著學術譯述講演文藝均極歡迎

二 惠投之稿務祈繕寫清楚能照本刊格式繕寫尤佳

三 來稿用何名號發表悉聽投稿者之便惟須將眞姓名及住址示知

四 來稿如不願增删請預先聲明否則本刊編輯人倘有獻替恕不一一奉商

五 來稿請寄本刊編輯部

六 投稿經本刊揭載後酌贈本刊若干册以答雅意

七 來稿除附函聲明發還外其餘無論取錄與否概不發還

定閱價目

零售每册	奉小洋肆角
預定壹學期	奉小洋六元肆角
預定壹學年	奉小洋拾貳元
報資先惠郵費每號半分	

編輯者 東北大學周刊編輯部

發行者 東北大學文法科理工科印刷股

印刷者 東北大學工廠印刷所

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一學期	一學年
全面	十元	壹百二十元	二百元
半面	五元	六十元	壹百元
四分之一	三元	三十六元	六十元

以上均按奉小洋計算 由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由九月一日至次年一月十五日各爲一學期兩學期爲一學年